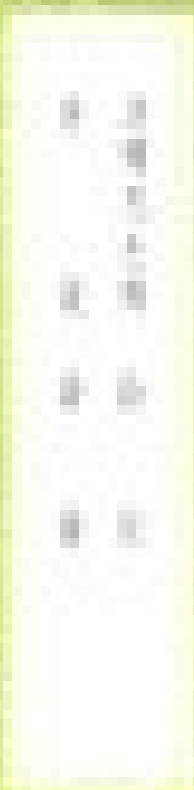


詩傳孔氏傳
詩
說
詩

詩
說
詩
論





詩

說

張
未
纂

中
華
書
局

詩
說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詩說

張

未纂

宋、字文潛，淮陰人。宋宣和中第進士。累擢起居舍人。從蘇軾遊。爲蘇門河學士之一。黨籍譴貶。徽宗召爲太常少卿。崇寧初，再貶房州別駕。有桐山集一百卷。

衛武公仕於厲王之時。而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夫柔其言。言遜也。蓋邦無道矣。惟危行言遜。可以免於禍故也。

桑柔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粃。不能序爵。故也。卷阿之詩曰。爾土宇旰章。夫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蓋人歸者衆。則各以其地附之矣。故周公之時。斥大九州之界。建侯之數。過于商之宋世。而考之傳記。無周公斥大之事。所謂治得於內。則人附之者衆。非周公侵伐攻取而得之也。夫土小地削。非政之病。然政亂於內。則人和與攜持而去。人去之。則地隨以削。故芮伯所以憂心殷殷。念我土宇。而凡伯之刺幽王。以日蹙國百里。而上陳先王之盛時曰。日闢國百里也。蓋土宇旰章。與夫蹙國百里者。所以觀治亂之迹也。

姜嫄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蓋后稷求民食。食者。民特之以生故也。故思文祀后稷之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蓋免於死之謂生。免於仆之謂立。食而後免於死亡。顛仆之患。則后稷之於民。實生之者也。

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制曰廟牆。明不蔽也。清不汙也。肅不亂也。老子曰。自後者。人先之。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

之先私而後公故也。治田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故也。夫惟成王自後，是以民先之。有客宿，宿一宿爲宿，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有客信，信再宿爲信，信信者，凡再宿者信也。夫如是而猶欲繫其馬，旣行矣，又薄言追之，則微子所以爲在此無斂，而周之臣子爲好善而不厭也。

執競武王，無競惟烈，此方言武王之事，而不及其成，故曰執競而已。武奏大武而後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武王之事旣成，而見於樂，則大矣美矣。執競不足以言之也，故曰於皇武王也。皇之爲用者，道其事則美也，故於大武言之。蓋武盡美矣。

成王之時，天下已定矣。乃曰：將予就之，繼猶泮泮。然則承文武之緒，而天下猶泮泮離散之患者何耶？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洋溢滂肆，至於成王將繼而圖，則所謂我其收之也。示我顯德行，夫德行，同道之顯者也。而成王尙欲使示之以顯德行，蓋學之始，其道當然也。以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曰示我顯德行，非獨成王爲然。伊尹之告太甲，言明言烈，祖之成德，夫以言爲未足，而明言之，未足以言祖之道，而言祖之烈，未足以言德之妙，而言德之成，則亦以太甲始進於學故也。

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懲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邪？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

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破斧刺朝廷之不知蓋舉朝廷而刺之舉朝廷之不知則孰爲成王之助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方是時成王初卽政溢者未收泮渙者未歸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旣除喪而卽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矯矯王之造夫成王寵受武王之武功而武功則矯矯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而王業於是成矣蓋治至於可以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爲邦至於可以卽戎而後爲功也周公之戒成王以立政卒之以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成王之征伐其見於書則伐奄伐蒲之類是也

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尙德用於戰者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驚馬也故曰徂言姑足以行而已矣驚馬馬之下者也故其類亦不故也有驪有魚豪駟曰驪二目白曰魚驪則魚取於良二目白者目病也是謂四種之馬

文潛詩說一卷雜論雅頌之旨僅十二條已載宛丘集中後人抄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字飯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也歟宛丘集今不甚傳此亦經學一種因校而梓之

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跋